

梵高的一生（豆瓣9.4！梵高手稿+割耳迷案，寻找梵高从未被尘世击垮的星空与爱！）（套装共2册）（未读·艺术家）

作者：[英] 贝尔纳黛特·墨菲

总目录

[梵高手稿（典藏修订版）](#)

[梵高的耳朵：一个真实的故事](#)

[目录](#)

[版权信息](#)

[引言](#)

[Part One 1875—1881](#)

[Part Two 1882](#)

[Part Three 1883](#)

[Part Four 1884—1887](#)

[Part Five 1888](#)

[Part Six 1889](#)

[Part Seven 1890](#)

[附录1: 参考文献](#)

[附录2: 艺术图片版权声明](#)

[返回总目录](#)

版权信息

梵高手稿（典藏修订版）

Van Gogh's Letters: The Mind of the Artist in Paintings, Drawings, and Words, 1875-1890

作者：[美] H. 安娜·苏（H. Anna Suh）

译者：57°N艺术小组

出品方：未读·艺术家

出版社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Copyright © 2006 by Black Dog & Leventhal Publishers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United Sky (Beijing) New Media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引言

对于许多人来说，文森特·梵高（1853—1890）完美诠释了什么是疯狂的天才艺术家。他因精神失常，割掉了自己的耳朵，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，并助长了认为他如同荒野孤魂的观点——原始的冲动驱使他，不可名状的恶魔纠缠着他。

说实话，文森特的一生的确过得很艰难。对世俗的憎恶，造就了他无可复制的艺术语言（尽管被后世竞相效仿），却也使他疏远了亲朋好友。频繁的精神崩溃困扰着他生命的最后几年，其中有情感问题的影响，但更有可能是因为癫痫病发作，或许年轻时染上的性病余威犹在，也加重了这种情况。情场失意的他，对数段情感纠葛做出的抉择都出奇地失败，最终只能接受做个单身汉的命运。三十七岁时，由于作品不被认可，长期与成功无缘，文森特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，最终持枪自残，不治而亡。

然而，梵高又是一个善于思考又富有智慧的人，能用三种语言雄辩而有力地表达自己。幸亏他的弟弟提奥·梵高^[1]和提奥的妻子约翰娜^[2]保存了完整的往来信件，我们才得以了解梵高。通过这几百封信，我们能重塑出这个艺术家的形象，他的作品在他活着时一文不名，但到了今日却成了无价之宝。

与弟弟的关系对梵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，这在信件中显露无遗。他的信件绝大多数是写给提奥这个巴黎艺术商人的。尽管提奥从没真正帮这位兄长销售过任何作品，但确实介绍不善社交的文森特认识过一些艺术家。此外，提奥的金钱支持为文森特提供了颜料和画布。事实上，几乎写给提奥的每一封信里，都有要钱或确认收到近期汇款的内容。对于这位屡受困扰的兄长，提奥不懈的精神支持成了他生命的支柱。然而，文森特也不是一个被动的依赖者，相反，在信件中我们发现，和弟弟谈论个人和思想问题时，他始终是一个积极的对话者。

虽然梵高深谙文学和艺术史，但作为一个艺术家，他主要是自学成才，而且，从他早期的作品看，他并不算天赋异禀。他在人生最后几年爆发出的旺盛创造力——很多知名的作品创作于此间——要与之前他经历的诸多挣扎联系起来，才能被更好地理解。这些挣扎被事无巨细地记录在了信中，也从侧面体现了他为什么会人物造型、透视等绘画技法有着固执的追求。

同时，书信中也记录了他绘画理念的进化过程。梵高对当时艺术名家作品的解读，比如米勒^[3]和德拉克洛瓦^[4]，表现了他独到、敏锐的观察力，而不是疯子的胡言乱语。而在他身上，艺术上的成熟又总是与那些卑微职业所激发的强烈职业道德感并存。“画家就得努力工作，像鞋匠那样”；“我还是孜孜不倦地在我的画布上耕耘，就像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一样”。

本书中节录的信件，无论是表现他彷徨思索与脾气暴戾，还是热情洋溢和哀痛欲绝，都旨在尽可能全面地重塑这位标志性艺术家的人生奥德赛。这些出自梵高之手的文字，配上他的画作，更为公正地诠释了他作品中的热情和愉悦，也纠正了他在大众眼中长久以来的“疯狂”形象。

编者说明：

除非另外说明或标注，从本书中摘录的信件均是写给提奥的。大部分信件都未注明日期，估计的时间备注于括号中。本书编号系统与梵高的弟妹约翰娜·梵高-邦格编辑的版本相一致（见参考书目）。信件的影印图片和所附画作，都以信件编号为准，文中提及的画作以星号（※）标记。

Part One 1875—1881

文森特·梵高直到二十五六岁时才找到他的人生使命——成为一名艺术家。此前，他涉足过艺术品买卖，还做过老师和各类神职。但即便是早期的信件，也能揭示出某些贯穿他一生的个性特征。

其中最突出的一点，是他总能在风景和自然中寻得心灵的慰藉和创作的灵感。他的信，无论寄自伦敦、海牙，还是欧洲北部，都充满了对周围环境诗情画意的描绘。在他的创作初期，这种田园牧歌般的情愫和虔诚的信仰结合在了一起（他父亲是一位牧师）。虽然文森特最终放弃了他的宗教信仰，但对自然的热爱却丝毫未减。

青年时期，他的另一兴趣点是长期着迷于描绘乡村生活和体力劳动者。在比利时的矿区博里纳日，他短暂而尴尬地担任过传教士，速写下了矿工的日常生活场景；这些画作也是他辛酸地讲述矿工艰苦生活的最好注解。事实上，正是在此期间，他对神学的兴趣逐渐转向成为艺术家的雄心。

在梵高的一生中，尽管作品风格几经变化，但他却始终受到同一艺术风格的显著影响。特别值得一提的，是他对法国艺术家让-弗朗索瓦·米勒的敬仰之情，在他早期的信件和草图中以及他去世前几年成就最高的作品中，都有流露。米勒对农村生活深情而庄严的描绘，对梵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最后，我们还能在他最早期的书信中，看到他和弟弟提奥之间的情谊。自从宣布成为艺术家之后，梵高几乎完全仰赖提奥对他的忠实支持。这份兄弟情谊，是梵高一生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亲情关系，是他情感、思想和经济上的支柱，其重要程度无以复加。

[1875年4月18日，伦敦] No.25

附上我的一幅小画，画于上周日，那天早上，房东太太的小女儿死了（她才十三岁）。我画的是斯特里汉姆公共绿地^[5]，一大片草木丰茂的绿地，橡树围绕，鲜花丛生。前一天夜里一直下雨，土地都湿透了，春天的嫩草清新翠绿。

□

—

[1876年4月21日，拉姆斯盖特^[6]] No.62

我真希望你也能看到学校窗外的风景。学校的房子坐落于一个广场（周围所有的房子看上去都一样，在这儿是司空见惯的事）。广场的中间是一大片草地，四周围着铁栅栏和丁香花丛，午休时，孩子们都在那儿玩耍。我所住房间的那幢房子，也在这个广场。

—

[1876年5月31日，拉姆斯盖特] No.67

这个小素描画的是从学校窗户望出去的景色，男孩们时常站在窗边，目送来探望他们的父母离开去车站。他们中一定有很多人对此情此景念念不忘。这儿一周来阴雨连绵，特别是在黄昏时路灯亮起来，灯光在湿漉漉的路面上闪烁，你真该来看看。那阵子，斯多克斯先生^[7]时常发脾气，如果白天男孩们太吵，那他们晚饭时就领不到面包和茶了。

□

皇家路风景，拉姆斯盖特(View of Royal Road, Ramsgate)

那时你就能看到，他们站在窗户旁边向外张望的可怜样子。他们每天唯一的指望就是食物和茶水，靠着这点儿补给挨过一天又一天。我也很想叫你看看他们走下阴暗的楼梯，穿过走廊走到餐桌边的样子。那里照耀着友谊的阳光。这里的洗漱间也很特别，地板已经朽掉，里面有六个水池，男孩们就在那里洗漱，昏暗的光线从破碎的玻璃窗投射进来，落在盥洗台上，这也是相当令人感伤的场景。我真想一个冬天都跟他们待在这里，要是那样，我就能真正体会到他们的感受了。男孩们把油渍弄到了寄给你的画上，你要原谅他们啊。

—

[1876年11月25日，艾尔沃思^[8]] No.82

上周日晚上，我在泰晤士河畔彼得舍姆^[9]的一个小村子里。那天早晨，我在特楠格林的主日学校^[10]，太阳落山之时又赶到里士满，然后去了彼得舍姆。天黑得很早，我又不认识路。那段路可真是泥泞，路旁长满了疙疙瘩瘩的榆树和灌木丛，穿过一片土堤和山坡，终于看到了山坡下面一所透着灯光的小房子，我就跌跌撞撞地赶过去问路。但是没想到，原来在那条漆黑的路尽头，是那座漂亮的木制小教堂，透着温和的灯光。在那儿，我为他们诵读了《圣经》章节：《使徒行传V：14—16》和《使徒行传XII：5—17》中彼得出监的故事，然后又讲了约翰和泰亚根尼^[11]的事迹。一个从寄宿学校来的年轻女人在教堂里弹奏了簧风琴，她的学生也都在场倾听。

早晨去特楠格林的路上真是漂亮，栗树、晨曦和明亮的蓝天，映照在泰晤士河上，草格外地绿，周围回荡着教堂的钟声。

□

—

[1875年4月18日，伦敦] No.25

附上我的一幅小画，画于上周日，那天早上，房东太太的小女儿死了（她才十三岁）。我画的是斯特里汉姆公共绿地，一大片草木丰茂的绿地，橡树围绕，鲜花丛生。前一天夜里一直下雨，土地都湿透了，春天的嫩草清新鲜绿。

—
[1876年4月21日，拉姆斯盖特] No.62

我真希望你也能看到学校窗外的风景。学校的房子坐落于一个广场（周围所有的房子看上去都一样，在这儿是司空见惯的事）。广场的中间是一大片草地，四周围着铁栅栏和丁香花丛，午休时，孩子们都在那儿玩耍。我所住房间的那幢房子，也在这个广场。

—
[1876年5月31日，拉姆斯盖特] No.67

这个小素描画的是从学校窗户望出去的景色，男孩们时常站在窗边，目送来探望他们的父母离开去车站。他们中一定有很多人对此情此景念念不忘。这儿一周来阴雨连绵，特别是在黄昏时路灯亮起来，灯光在湿漉漉的路面上闪烁，你真该来看看。那阵子，斯多克斯先生时常发脾气，如果白天男孩们太吵，那他们晚饭时就领不到面包和茶了。

那时你就能看到，他们站在窗户旁边向外张望的可怜样子。他们每天唯一的指望就是食物和茶水，靠着这点儿补给挨过一天又一天。我也很想叫你看看他们走下阴暗的楼梯，穿过走廊走到餐桌边的样子。那里照耀着友谊的阳光。这里的洗漱间也很特别，地板已经朽掉，里面有六个水池，男孩们就在那里洗漱，昏暗的光线从破碎的玻璃窗投射进来，落在盥洗台上，这也是相当令人感伤的场景。我真想一个冬天都跟他们待在这里，要是那样，我就能真正体会到他们的感受了。男孩们把油渍弄到了寄给你的画上，你要原谅他们啊。

—
[1876年11月25日，艾尔沃思] No.82

上周日晚上，我在泰晤士河畔彼得舍姆的一个小村子里。那天早晨，我在特楠格林的主日学校，太阳落山之时又赶到里士满，然后去了彼得舍姆。天黑得很早，我又不认识路。那段路可真是泥泞，路旁长满了疙疙瘩瘩的榆树和灌木丛，穿过一片土堤和山坡，终于看到了山坡下面一所透着灯光的小房子，我就跌跌撞撞地赶过去问路。但是没想到，原来在那条漆黑的路尽头，是那座漂亮的木制小教堂，透着温和的灯光。在那儿，我为他们诵读了《圣经》章节：《使徒行传V：14—16》和《使徒行传XII：5—17》中彼得出监的故事，然后又讲了约翰和泰亚根尼的事迹。一个从寄宿学校来的年轻女人在教堂里弹奏了簧风琴，她的学生也都在场倾听。

早晨去特楠格林的路上真是漂亮，栗树、晨曦和明亮的蓝天，映照在泰晤士河上，草格外地绿，周围回荡着教堂的钟声。

—
[1877年4月16日，埃滕^[12]] No.92

天色已晚。今天下午出去散步了，因为我觉得必须出去透透气，先去了大教堂，然后是新教堂，之后又登上了堤坝，那儿有很多风车，沿着铁路走，从很远就可以看到它们。这独特的风景和环境意境深远，似乎在对我说：“打起精神，不要害怕。”

□

—

[1878年7月16日，埃滕] No.123

科尔^[13]正在休假，今天早上，我和他又去了长着石南的荒地和松树林，过了磨坊之后再走一段路就到了。我们给他的兔子采了很多欧石楠，这显然是它们最喜欢的食物，还采了一些其他的东西，装了一整篮子。我们在松树林坐了一会儿，一起画了一幅埃滕和周围地区的地图，包括布莱斯堡、斯布隆德尔、特黑克和霍温。

我常常想念你，很高兴你在那边一切都好，还找到了让你眼前一亮的作品，艺术真的是滋养现实生命的必需品。因为这是真正的艺术，是用心性和灵魂加上才智创造出来的作品，就像那些你知道或可能亲眼见过的艺术家，对他们来说，文字和作品就是他们的生命与灵魂。

—

[1878年11月15日，拉肯^[14]] No.126

随信附上我之前提到的素描《煤商咖啡馆》。

我打算画一些草稿，关于我身边形形色色的人和事，但鉴于这可能会影响我创作真正的作品，还是先不要开始了。我一到家就要开始布道：《路加福音VIII：6—9》，“不结果的无花果树”。

这幅小素描《煤商咖啡馆》没什么特别，但我一定要画出来的原因是，你在这里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人，他们在煤矿工作，人也都很古怪。这个小房子靠近马车道，实际上是个矿区旁的小酒馆，矿工们吃饭时会去那儿吃点面包，喝杯啤酒。

—

[1879年8月5日，奎姆^[15]] No.131

如果你有时间过来待上一天或一段时间，我会非常高兴。

我会给你看更多关于当地人的画，倒不是说这些人值得你坐火车远道而来，而是当地不寻常的风土人情会吸引你，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生动鲜活。

我最近去了多米尼·皮特森神父^[16]的工作室，他的画是史佛奥特^[17]或者霍普布鲁威尔斯^[18]的风格，他很懂艺术。

他要了我的一张素描，画的是典型的矿工形象。

最近常常画到深夜，画下了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人和物，我在初次看到他们时就很受触动，画下来更加深了印象。

—

[1880年7月] No.133

换羽期对于鸟儿来说，就像我们人类面对逆境或者不幸一样，是痛苦的时期。你可以选择停留在痛苦中，也可以由此脱胎换骨，重新做人。但是，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张扬的事，也不是一件可以调侃的事，正因如此，你才需要藏起来。好，那就这样吧。

如果你能体谅一个人献身于绘画研究，就要理解热爱读书和热爱伦勃朗^[19]一样神圣，我甚至认为这两种热爱相辅相成。

所以你追求的是什么？人的外表是否能反映他的内涵？人的灵魂里都有一团火，却没有人去那儿取暖，路过的人只能看到烟囱上的淡淡青烟，然后继续赶他们的路。

那我们要做什么？给心中的火添柴，“你里头应当有盐^[20]”，不管多焦躁，也要耐心地等待，等到有人想要来访，在火边坐下来——待在那里，我怎会知道？任何信仰上帝的人都能等到这一刻到来，或早或晚。

眼下我似乎事事不顺，而且这样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或许还会持续下去，但也有可能否极泰来。我并不指望这样，可如果真有转机，我会认为这是莫大的收获，我会很高兴，会说：“果然不出所料，这一天终于来了！”

我就这样随意写下涌到笔尖的东西。

如果你不把我看成那种游手好闲之人，我会非常高兴。

即使游手好闲者也有不同的类型，有种人因为懒惰、卑劣、缺乏个性而碌碌无为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把我看作这类人。

也有另一种人，尽管他们的内心被强大的渴望所驱使，但现实不可改变，他们无能为力，就像被囚禁了一样，所处的环境缺乏创造所需的土壤，使他们无所作为。这样的人不是总能确定自己要做什么，但是他本能地感到：尽管如此，我必然有擅长的事情，我必有存在的意义！我知道我会成为一个不同的人！只是我如何能成为有用之人？应该怎么做？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，但我身上能闪光的特质又是什么？

这是意义完全不同的游手好闲，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把我看成这类人。

春天的时候，笼子里的鸟儿跃跃欲试，它知道自己生来擅长某事，也强烈地想要去做，但又无法做到。是什么？它却无从知晓，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，“其他的鸟儿都在筑巢，孵化、哺育雏鸟”。于是它用头去撞笼子，笼子完好无损，它却因悲伤而发狂。

“真是个懒骨头！”另一只经过的鸟儿说，“它活得真舒服。”被囚禁的鸟儿没有死掉，它活下来了，心里想什么从不外露。它恢复了健康，阳光和暖的时候，它多少也会开心一会儿。然后迁徙季节到了，它心中又一阵悲凉，“但是，”照看它的孩子们说，“所有的必需品，笼子里都有呀。”但对它而言，这个“都有”只能意味着望着外面酝酿暴风雨的低沉天空，心里升起对命运的反抗：“我在笼子里，在笼子里，所以我什么都不缺，蠢货！我有一切我需要的东西！哦，看在上帝的分儿上，给我自由吧，像其他的鸟儿一样。”

那个游手好闲的人，就像这只无奈的鸟儿一样。

人们也常面临着无能为力的情况，如同被困在这样令人恐惧的笼子里。

我当然知道会有解脱之时，最终的解脱。是什么把人变成囚徒？是因揭发或造谣而败坏的名誉，是尴尬之情，是不安之境，是不幸之事。人并不是总能知道什么囚禁了他，什么样的墙把他隔绝，或者什么把他活埋，但是总能感觉到那些像门条、像笼子、像墙一样的东西无处不在。

所有这些都是想象抑或幻觉吗？我觉得不是。于是我扪心自问：我的上帝，这种境况是长久的吗？是永远的吗？还是永恒不变的？

你知道什么能让这无形的囚牢消失吗？是每一种深刻而真实的爱。是朋友之谊，是手足之义，是情人之爱，正是爱至高无上的力量才能打破这无形的囚牢。没有爱的人，毫无生活可言。

情义被唤起之处，生命得以重生。

有时候，这个囚牢也会以别的名字出现，比如偏见，或误解，或对这或那的致命无知，或不信任，或假意的羞耻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梵高的一生（梵高手稿+割耳迷案，寻找梵高从未被尘世击垮的星空与爱！）》（套装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3860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